



水木科幻文库

● ● 月球三部曲之一 ● ●

月球人

DOVE ARISING

【美】鲍嘉璐 (Karen Bao) 著

东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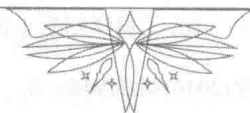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 月球三部曲之一 • • •

月球人

DOVE ARISING



【美】鲍嘉璐 (Karen Bao) © 著

东方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Karen Bao

Dove Arising

EISBN:978-0-451-46901-4

Copyright © 2015 by Karen Ba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Group, US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6625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球三部曲之一：月球人/ (美) 鲍嘉璐著；东方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Dove Arising

ISBN 978-7-302-44988-1

I. ①月… II. ①鲍… ②东…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466 号

责任编辑：张立红

封面设计：邱晓俐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石成琳

责任印制：沈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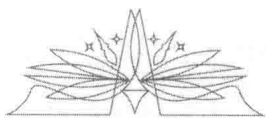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9.5 字 数：262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2.00 元

产品编号：068629-01



主要人物表

白鸽：小说主人公。

苧薰：白鸽的母亲。

安卡：白鸽的妹妹。

天鹅：白鸽的弟弟，也是一个天才级的黑客。

天王卫：白鸽最好的朋友。

天恒：天王卫的双胞胎弟弟。

韦斯：白鸽在月球军团结交的朋友，为人干练。

银河：月球军团的教官。

天使：天王卫和天恒的妈妈。

波江：白鸽在月球军团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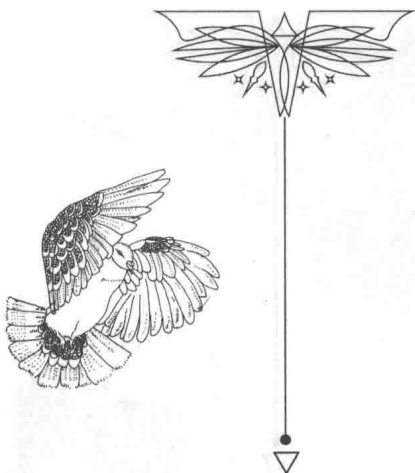
流瑜伽：白鸽在月球军团的朋友。

壁垒：白鸽在月球军团的朋友。

木星：月球军团中体型硕大、非常强悍的学员。

卡里斯托：木星的女朋友。

猎户座：月球军团中的帅气的大个子学员。



DOVE ARISING

目录

- 第一章 月球 22号温室 / 001
- 第二章 808公寓惊变 / 010
- 第三章 夜访收容所 / 021
- 第四章 带刺的玫瑰 / 032
- 第五章 月球军团第一天，白鸽欲崩溃 / 038
- 第六章 餐厅八卦识韦斯 / 044
- 第七章 白鸽锋芒初露与“巨人”结仇 / 049
- 第八章 漫漫长夜，韦斯白鸽不期而遇 / 054
- 第九章 韦斯战胜木星 / 060
- 第十章 宵禁前的结盟 / 066
- 第十一章 黑色牵牛花 / 071
- 第十二章 又见太空 / 077
- 第十三章 波江的靴子 / 084
- 第十四章 神秘的卡里斯托·X / 089
- 第十五章 节外生枝 / 094
- 第十六章 雏鸽试飞 / 106
- 第十七章 “小姑娘”的烦恼 / 111
- 第十八章 飞月冒险 / 115
- 第十九章 来自地球的太空巡游艇 / 120
- 第二十章 诀别流瑜伽 / 125
- 第二十一章 绝处逢生 / 133
- 第二十二章 失眠之夜 / 140

第二十三章 贫瘠的月表 / 148

第二十四章 决战韦斯 / 154

第二十五章 绿匣子 / 158

第二十六章 月球军团总司令 / 161

第二十七章 银河的提醒 / 166

第二十八章 15岁的上尉 / 172

第二十九章 月震 / 189

第三十章 伤情天王 / 197

第三十一章 ISS的秘密 / 204

第三十二章 妈妈的忠告 / 211

第三十三章 八月二十八日 / 219



▽ D O V E A R I S I N G

目录

第三十四章 天使的背叛 / 227

第三十五章 那一束紫色的激光 / 235

第三十六章 飞鸽淬火 / 240

第三十七章 温室重逢 / 248

第三十八章 比琳达遇害 /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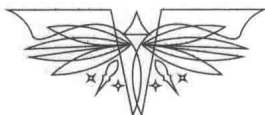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章 暴乱的中央大厅 /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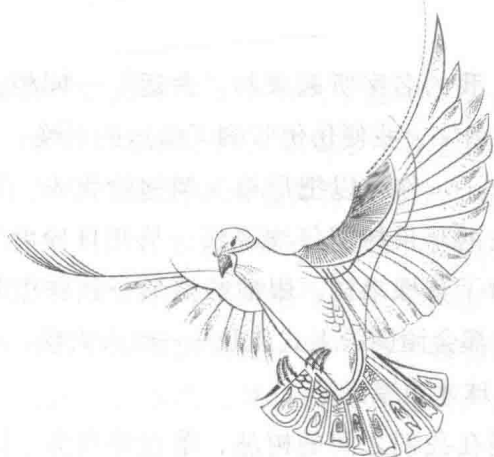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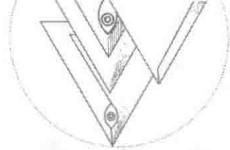
第四十章 暗道脱险 / 265

第四十一章 地球间谍 / 273

第四十二章 太空险情 / 280

第四十三章 流亡地球 / 288





天王卫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园艺师，因为我沉默寡言，一如植物。

或许他说得也不全对。听这儿的老人说，植物未必总会在一片沉寂中默默生长：叶片曾在狂风中连连翻滚，风暴会将枝桠从树干上撕裂，发出震耳欲聋的“咔嚓”声。可我身边却尽是一些静默无声的苹果树、草莓丛和棉花灌木——如有可能，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子与棉铃里柔软的纤维丝定会抱怨自己未曾扎根在地球的土地之中；而除了从22号温室碳质强化玻璃房顶上射入的

第一章

月球22号温室

几缕日光外，也未曾真正沐浴在阳光之下。

我曾想象过，有一天，它们的枝桠能沿着天边那道诱人的银色弧光向外伸展，离开这个布满陨石坑的贫瘠星体，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祖先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叫做地球的地方。直到13岁那年，教育将我幼稚的幻想转变成了所谓的坚韧意志力，我对它们的怜悯之心才渐渐淡去。现在，我们每天放学后都会来温室打工赚钱。我不再试图去理解这些植物的想法，只是照顾它们的生长，仅此而已。

“白鸽！”天王卫喊道。



在我们的语言里，我的名字听起来与“命运”一词相差无几。因此，每每有人喊出我的名字，我便仿佛听到了命运的召唤。

“它长得太快了，你可以把那根支架递给我吗？”他正站在几米开外一排花满枝头的苹果树间仔细观察一丛兀自伸出的枝桠。它长势太快，几乎要压弯了整棵果树。眼前的情形令我联想起地球上那种颤颤巍巍、似乎随时都会倾倒的老式建筑——摩天大楼。“摩天”？多可笑的名字，我们月球才更摩天吧。

我纵身跃过隔在我们之间的树丛，落在他身旁。因为头顶并未设置重力磁体，许多四号基地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杂技动作都能在此完成。在被引力拉回地面之前，我腾在空中，白衣飘飘。这种感觉让人沉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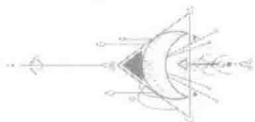
我们将支架绑在树干上，以防那丛枝桠压倒整棵果树。天王卫身材颇长，动作笨拙，恰恰又穿了件绿色袍子，倒是像极了我们正在修整的这棵苹果树。我不禁笑了，然后从肥料箱里铲了一小铲难闻的肥料，绕着树根撒了一圈。

活儿干到一半时，我的头皮突然传来一阵湿意：棚顶喷水器洒出的水珠落在我左侧脑袋上。天王卫忙拢起袖子吸掉沾在我紧编发辫上的水珠。“快弄干了，千万别让剑鱼座看到。嗨！你们太浪费水了。”

对我们而言，水极其珍贵；3个史泼尼克^①只能买到一公升饮用水。如果幸运的话，剑鱼座这会儿不会盯着监视屏看。这位农业部技术总管从不亲自踏足温室。他年事已高，少说也有七十岁，除了冲着我们这群笨手笨脚的年轻人挥舞拐杖外，也就只会在办公桌前打瞌睡。我想他还是喜欢我们的，尽管我们常常给他惹麻烦。

记得十一岁那年，天王卫在被一条南瓜藤绊倒后，脸重重地砸在一丛越橘属8号上。越橘属8号是一个生物工程的改良品种，叶片含有剧毒，但是结出的蓝莓却有拳头般大小。监视器中传来的阵阵痛苦叫喊引起了剑鱼座的注意，在见到天王卫脸上迸出的斑斑鲜血迹后，他即刻唤来医疗队救助。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当时情况特殊，

① 月球上法定通用的数字货币。



而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否则他才不会为了这种无关生死的事情大动干戈。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梦想着成为一名生物工程师，能够参与诸如在降低植物体内毒素的同时增强其营养成分之类的科研项目。

通常，我在温室工作时不会出什么差错，天王卫也不会——应该再也不会了。三年集训之后我们才得到这份工作。如此严格自然有其道理：温室中的植物为整个基地提供给养、生产制作衣物所需的棉花并输送氧气。头顶的太阳能过滤器将二氧化碳注入温室，再把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基地各处。

我承认自己今天有点心不在焉：早晨妈妈去新闻部上班时，她的黑眼圈加深了许多。她这几天看上去不复往日那般机敏，却始终不肯告诉我们个中缘由。忧惧溢满心头，尽管我极力掩饰，可天王卫还是觉察到了我的焦虑与不安。

“有什么烦心事儿吗？希望不是那些扁屁股蜂。采蜂人今天该去采蜜了。估计双方都不太开心。”

天王卫知道，只要置身于正在发芽、生长或生机勃勃的生命体间，我的脸上便会流露出那种即便说不上满足，但至少也算得上是宁静的表情。一旦发现我眉头微蹙，他便觉得自己有必要用一两个玩笑来抚平这些皱纹。

“我知道了，一定是化学考试。说不定你考砸了，名字会从自然科学课排行榜的榜首上跌下来。”

现在，他想用我在初中的排名来激发我的自豪感。这些成绩可是我通宵苦读的结果。多少次我掐着胳膊保持清醒，多少次我咕哝着公式来盖过腹中的辘辘之音。我相信，今日的刻苦定能助我明日在生物工程部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到那时，我便能摆弄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并与最出色的工程设计人员为伍。他们会给予我足够的尊敬与思考空间。全基地的人都敬畏这些可以改良蜜蜂的同源异体基因、使它们失去螫针的生物工程师。我也想利用大自然赋予我的一切，创造出一些新鲜事物。此外，这份工作薪水不菲。当然，这是次要的。



天王卫一边用支架撑起另一棵果树，一边用他那乌黑的眼睛打量着我——他的眼睛深邃得叫人分辨不出瞳孔与虹膜间的界线。他跺跺脚，并用戴手套的手捋了三下，仿佛是在掸灰。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意思是待会儿到相对无人的地方私下谈谈。

“我猜你只是累了。”他说。

他敲敲左手手背，然后向我摊开手掌。他的手屏——一层融入皮肤的圆型软体聚合物——显示现在是16:58。还有两分钟我们就能回到位于居住部的家中了。他住Φ幢，而我住Θ幢。

施完肥，我们穿过另一片温带果林，来到穹窿温室的边缘。我们的双人运输机由嵌入了碳纳米管的纤维玻璃制成，车首就像是一枚旧式弹头。这是一艘退役的月球武装飞艇，原先涂了色的外壳已被剥去并在尾部添置了储物箱，我们常将铁锹、锄头、空肥料袋、多余的支架与脏手套等塞进这个地方。这玩意儿竟能挺过多年战争，它既未在星球大战中被炸毁，也没被哪个菜鸟飞行员驶到某颗莫名的小行星上，这还真是个奇迹。如今，机身上仅存的几处疤痕成了它炫耀的资本。那是原子颗粒击穿船身后，自动修复材料修补破洞时留下的痕迹。

我坐上驾驶座，在键盘上输入密码：6、8、8、6——又一项历史的遗迹。如今，安全门与车辆均已开始使用指纹扫描仪了。

天王卫在我身旁坐下，轻拍我的肩。一旦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就习惯这么做。去年我们首次参加飞行考试，因为憧憬可以在农业部与温室间自在飞行而不用再与年长的工人们挤班车的情景而兴奋不已。因为之前已经仔细观察过转向机制并学习了运输手册，我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通过了笔试与操作考试。天王卫因忘了禁飞区域内一些珍贵植物的学名而未通过笔试。其实我因为他无法独立驾驶而暗自窃喜。为方便起见，剑鱼座安排我们在同一时间照料同类植物。

我将推动器的曲柄引擎推至最高点。噼啪一声后，这架老旧的飞行器便缓缓离地，2米、4米、6米……我们慢慢升至空中。我把它设为横向模式，将操纵杆推向前方——我用力推了三次，才将它卡住。然



后我们飞过植物园上空。

天王卫深吸一口气，深感不安，因为他觉得搭乘我驾驶的飞船会有“生命危险”。“我永远也无法习惯……明年我一定要通过，呃，考试。”

我瞥了他一眼，笑了。他正在用舌头舔舐门牙——这表示“好笑！真蠢！”。这与淘气小孩动辄就吐舌头的行为相差无几。

离开22号温室进入农业部主干枢纽时，熟悉的冷空气倏然吹过，塑料与玻璃的味道取代了植物的香气。四周从温馨的绿色变为刺目的雪白，我的眼睛适应不了这骤然的变化，开始变得生疼。放眼望去，四号基地内部一片白色这是为了能将月球表面起伏的温差隔绝在外，天花板上的重力磁体对我体内的抗磁性水分子产生了排斥反应，因而，我的体重便与地球相仿，身体骤然下跌。要不是有这些磁力补充着月球引力，人人都会因肌肉萎缩或骨质疏松而皱成一团。

飞船尖啸着掠过直径长达半公里的各间温室，间间都会根据自己所培养的植物来控制室内气候。17号温室，热带水果；14号温室，棉花与槐蓝属植物；13号温室，针叶森林。去年剑鱼座将我们分配到12号温室时，那里正在种植水稻。我们穿着怪异的橡胶工装裤在田间插秧，每插完一行就用粘满泥巴的手指去戳对方的脸颊。

我终于将飞艇停在了基地大厅内指定的泊位上。离开飞行器，我们迈进基地的核心区——中央大厅，四号基地复杂的交通网在此交汇。从种植作物的农业部，到加工食物的烹饪部，再到出售食品的销售部，月球的六个基地有着各自独立的维生部门。法院、国防部、卫生部和娱乐部，都为我们提供着切实的服务。通常，我们都清楚什么问题该找什么部门解决，但是有些部门却禁止非雇员入内，比如我妈妈工作的新闻部。

天王卫将胳膊搭上我的肩头。大厅里人头攒动，每幢公寓楼都有自己专属的服装色彩，因此很容易便能知道人们的住所。身着黑色制服的月球军团士兵四散在人群中，我们私底下喊他们“甲壳虫”。黑色头盔遮住了他们的脸庞。



违法者们必须躲开“甲壳虫”，并且绕过长约2米、直顶天花板的凸形安全视镜。月球公民有义务观察这些安全镜并向最近的“甲壳虫”报告一切可疑行为，不过我从未见过任何不法分子。也许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其实我是不想靠近那些恐怖的月球军团士兵。

穹顶天花板上滚动播出着《月球日报》的头条新闻：

“天卫四科考活动圆满成功——采获样本送往地质实验室”

“三号基地的月球军团击退地球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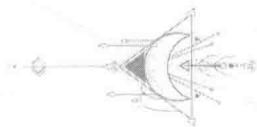
高清显示屏上的大写字母叫我愈发觉得头晕眼花，而周围因躁动不安而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更是加剧了我的不适。天王卫搂紧我，凭借修长的身材与稳健的步伐带着我挤出人海。

“常务委员会表彰了一号基地的农业生产”

有时候，委员会——来自各基地、主管月球事务的六个人会向公众发表讲话。我很高兴他们今晚并未出现在大屏幕上，否则恐惧会愈发令我头昏脑涨。每次发表讲话时，他们都会使用那种仅能显出剪影的照明设备，把自己变成一道道高大的黑影。藏起了体貌特征，便能在政府办公楼外过上平静的生活；同样，他们也会用假名。因此，即便真在销售部撞见了我们基地的代表，我也认不出她来。

幸运的是，偶遇委员的概率极小。为了方便碰头，他们都住在一号基地。一号基地位于月球北极附近的培利环形山边缘，历史最为久远。相比之下，四号基地离月球赤道只有几公里，处在风暴洋——由古老岩浆矿床形成的黑色玄武岩海之一的边缘，懒懒地倚在哥白尼陨石坑的山体上。这个凹坑挡住了陨石对基地西面的撞击。

我和天王卫走出巨大的穹顶大厅，沿着仅容两人并肩而行的白色拱廊，磕磕碰碰地来到⑥号居民楼。居住部的20幢楼房外表完全相同，



只有一个4米高的“ Θ ”悬挂在这幢大楼的正面。罐装电梯将我们送至八楼。在我的808号公寓门前，我将手指按在扫描仪上，公寓的门随即滑开。

走进我与妹妹同住的柱状卧室，我们将农业部的锹、修整刀和手套扔到搁板下，搁板上摆着我的小苔藓园。这些小生命原先生长在温室中的被子植物下方，剑鱼座认为它们是寄生物，所以命我们将它们铲光。不过有一次我偷偷带了一些回家，将偷来的土壤盛入盘中，随后铺上一条条浅绿色的泥炭水藓和棕帽藓。要是有人发现我在养殖未经监管的生物体，我绝对会被扔进监狱，但是冒这个险还是很值得的。在这种学习与工作均要小心翼翼的生活中，苔藓给我带来了一丝安静平和的气息。它是一个人所能觊觎的最易保养的伙伴了，同时它也给予了我启迪：事物远不止外表那般简单。它凸凹不平的丛结看起来有如地球上连绵起伏的丘陵，孢子体的梗茎则像是茂密的树林。除了图片，我从未见过真正的丘陵。不过，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会眯起眼睛，透过温室的窗户窥探地球上的山川，尽管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

我的房间实在太小。我和天王卫坐在小床上的时候，可以从桌上的镜子中同时看到苔藓园和我们自己。我解开头发，打散发辫，甩掉那种好似一整天都被人用力扯拉的感觉。农业部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也要求女员工束起头发，以免头发掉落或者卷进昂贵的设备中。每天早晨都要梳这种发式真的很麻烦，而整天顶着它也着实叫人头皮发疼。

我把下巴搭在天王卫坚实的肩膀上。因为每天都饥肠辘辘，我们瘦得下巴削尖。很快，这个动作让我的颞骨感到很痛，我不得不坐直了身体。常年的温室工作将我俩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眼睛也如玛瑙一般：我的又细又长，他的深邃、敏锐。小时候，我们的发色也一样，可现在我的头上却出现了根根银丝，就像一道道微型彗星的尾巴在我的发间疾驰划过，而余下的黑发则像是星际间浩渺的宇宙。

天王卫看着我的头发咂咂舌。“放松些，好吗？这儿又白了一片。我都开始担心你的心事了。”他用右手手指梳开我头发根部的结——多



少次这只手从树上偷摘水果塞进自己的衣服口袋，惹得我大发脾气。为了得到这些免费食物，天王卫宁可冒着被押监的风险——不过现在他对监视系统了如指掌，我想他已不再担心会被人抓住了。

在谈话继续之前，我们将手塞到屁股底下，挡住手屏上的微型音频接收器。大家已经习惯这么做，可我还是不禁咧嘴笑了。一想到人们用这么蠢的姿势——用臀肌死死压住自己的左手——谈论最严肃的事情，我就觉得滑稽。

手屏利用体内的血液循环发电，功能与地球上的计算机无异，而且能将我们连接到四号基地的网络上。月球上所有年满五岁的儿童都必须前往卫生部报到，医生会先用吗啡将他们麻醉，然后再将这种技术融入肌肉。我们用手屏计算、读书、看新闻，如有必要还可以查看别人的档案。卫生部还以此监查诸如心率和体温等生命体征。除各部门直接发送的信息外，普通居民无法用手屏发送或接收信息。尽管委员会没有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特工们正躲在一些隐蔽的地方监听着众多手屏中输入的信息，防范会威胁基地安全的言行。也许委员会也不介意我们知晓此事，毕竟这样可以预防许多不良行为的发生。我从不觉得不安全，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探听我的隐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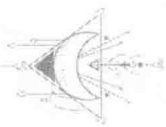
“你刚才都是为了什么烦心？”天王卫问道，“我全猜错了……是吗？”

镜子里映出第三个人的身影，打破了我们短暂的二人世界时光。我们转过身。天王卫有些懊恼，但在看清来人之后，我却怒意全消了。

十岁的妹妹安卡^①正在门边忽闪着眼睛紧盯着我们，与我相似的眼里闪烁着童真。不过此时，她的目光中却满是恐惧。圆脸黑发的她仿佛就是五年前的我，不过我的话可不及她多。我拽着天王卫站起来。

“呃，你们可以出来一下吗？”安卡紧张地轻声说道，音量似乎只有往常的5%。她的双手紧紧攥在一起，右手用力盖住手屏。“有一个奇怪的男孩儿……刚刚门口的灯闪起来，我忘了看摄像头就开了门，可他现在不肯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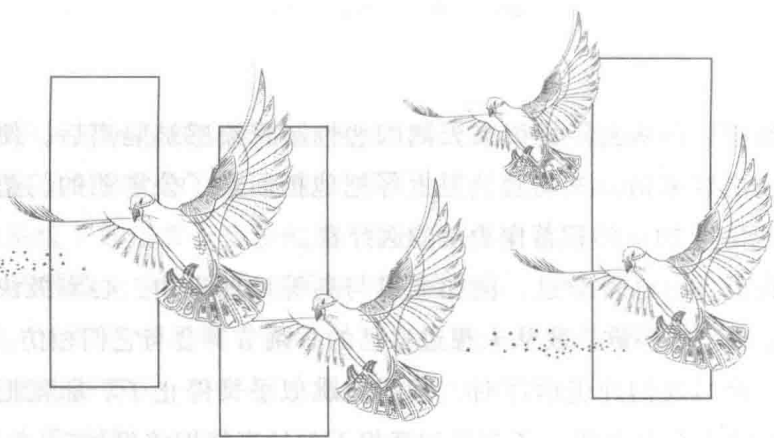
① 安卡：安卡是阿拉伯传说中的一种不死的神鸟，也有凤凰的意思。



糟糕！自从去年我弟弟天鹅因恶性肠胃流感被隔离后，便没有什么不速之客来访。三周后，卫生部把他扔回到了公寓前的门垫上，并卷走了我们 20% 的积蓄作为他的医疗费。

我记得自己曾学过，例如老鼠与鸟等地球生物，心率极快得仿佛就像是在哼鸣唱歌。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心跳节奏会与它们相仿。

可是当我们冲进前厅时，我的心跳似乎又停止了。那就把这些错过的心跳先存起来吧，还有更加意想不到的事情即将发生。



我家那个半米高的清洁机器人庭笔正在转动摇摇晃晃的轮子，四下里穿梭着吸尘。除了它微弱的呼呼声外，前厅一片寂静。每当从地板上吸起一大块垃圾时，它的黄眼睛便会闪烁起得意的光芒。然而机器，即便是那些圆滚滚、心肠好的机器，在困境的面前也依旧无动于衷。

与天王卫一样，13岁的天鹅瘦得就像是一根竹竿，仿佛曾经被人扯住头脚，使劲地拉向两边。他将双臂环抱在胸前，努力使自己显得更加威风。因为总爱玩手屏，他

第二章

808公寓惊变

的右肩要比左肩更高一些。

庭笔猛地从天鹅的胯下钻过，随后便绕着这个差不多已经可以算是男人了的男孩打转。访客身穿居民楼K的深蓝色袍服，配戴卫生部助理的白色十字徽章。他的头发仿若卷起的铜丝，闪闪发光。他用右手攥住忿忿不平、身材娇小的妈妈的左臂。

我一直觉得她身材娇小，虽然我自己也不见得有多魁梧。较之其他成年人，她的身材确实要矮小许多，而且她鼻子小巧，双手仿若儿童一般。多年来，她一直习惯性地紧抿嘴唇，仿佛担

心会不小心说错什么话。久而久之，连带着她的整张嘴都变小了，小得就像是一道深嵌在皮肤中的粉红色皱纹。

“妈妈没有生病，”天鹅激动地叫道，“别把她带走。”

“一点儿小感冒而已，”妈妈恼怒地坚持道，“用不着浪费你们的诊疗室。”

卫生部助理瞟了一眼地板。“对不起，苧藁^①女士，根据上司的指示，有人已经将你标记为传染源。根据手屏监测仪，你今天早上的体温达到了310.7开尔文^②。我们必须将你隔离。”他的声音细小、低沉，还带着些许轻快的节奏，好似嘴上捂了棉花球。

“不，”安卡抓住妈妈酥软的手，“你们骗人！”

安卡的鲁莽似乎吓到了庭笔，它结束清洁工作，躲进餐桌下面。因为担心委员会的人正在透过手屏监听，天鹅慌忙用更加委婉的措辞将安卡的话复述了一遍。

“助理先生，一定是系统出了什么故障。她没事的。”

“铜丝卷”不悦地皱起眉，将粘贴式温度计贴到妈妈的前额上。他后背挺直，但是我注意到，他似乎正有意拉开自己与天鹅间的距离。也许他与我们一样紧张。

“311开尔文……抱歉，系统没有故障。”

早晨的时候，我以为妈妈只是太累了。但是现在仔细一看，我才发现她呼吸急促、面色潮红，似乎所有的血液都试图从她的皮肤下面喷涌而出。“铜丝卷”为什么不让她坐下？我撅起嘴，愤愤地瞪了那人一眼。

“喀嗒”一声，公寓的大门再次开启。其实，有人会在安卡造次之后来访本就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可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安卡尖叫起来；天鹅放开“铜丝卷”；天王卫挤到前面，将我挡在身后，挺

① 苧藁（Mira），土司座里最亮的一颗红星，象征光明和智慧。同时，Mira是西班牙语中很流行的一个名字，是一种很美好的植物。

② 开尔文为热力学温标或称绝对温标，是国际单位制中的温度单位。